

美国“父母的选择”金奖

回到爱开始的地方

So B. It

[美] 莎拉·威克斯◎著
阳亚蕾◎译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So B. It 回到爱开始的地方

[美] 莎拉·威克斯◎著
阳亚蕾◎译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回到爱开始的地方 / (美) 莎拉·威克斯著; 阳亚蕾译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5

(布谷鸟国际大奖童书系列)

ISBN 978-7-5354-7796-5

I. ①回… II. ①莎… ②阳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7808 号

SO B. IT by Sarah Weeks

Copyright © 2004 by Sarah Weeks

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per Collins

Us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Pippin Properties, Inc. through Rights People, London'

责任编辑: 刘 星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异一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鄂南新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6.125 插页: 5 页

版次: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96 千字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
录

C
o
n
t
e
n
t
s

第一章 海蒂 / 001

第二章 黛特 / 003

第三章 你好 / 009

第四章 soof / 018

第五章 嘘 / 030

第六章 茶 / 039

第七章 出去 / 049

第八章 还要 / 060

第九章 快回来 / 065

第十章 走 / 076



- 第十一章 好 / 089
- 第十二章 再次 / 101
- 第十三章 蓝色 / 112
- 第十四章 漂亮 / 122
- 第十五章 现在 / 127
- 第十六章 热 / 138
- 第十七章 亲亲 / 151
- 第十八章 糟糕 / 156
- 第十九章 不 / 162
- 第二十章 呃哦 / 169
- 第二十一章 哎哟 / 177
- 第二十二章 完了 / 180
- 第二十三章 苏·比·伊特 / 185



第一章 海蒂

如果说真相是一幅需要包装的蜡笔画，由我来决定包装纸的颜色，那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——一种我称为“恐龙色”的颜色，一种我曾以为能用语言来确切形容的颜色。可后来，在我对恐龙的肤色有所了解之后，我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。

你不能单凭一只动物的骨头判断出它原本的肤色，所以说，没人能够准确说出恐龙的颜色。过去的十二年里，每当我看到恐龙图片，总会想当然地认为那些画家在给恐龙上色时一定有什么科学依据，可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些人也是瞎猜的。秋天的那个午后，我坐在罗伊·富兰克林警长的副驾座上，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一连串的想法。过了这个秋天，我就十三岁了。

当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“不懂”并不等于愚蠢，事实上，它意味着你对事物的认识还有提升的余地。就拿恐龙来说，它们的肤色是像前往立伯提那天清晨的天空一样蓝，还是跟我走在通往山顶之家的马路上双脚扬起的尘土一样棕？

要是我一定要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，那就是逼我说谎了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认为承认自己不知道要比瞎蒙好。然而人生中一些你不大想知道的事情有时偏偏会闯进你的生活，而一些你热切希望寻求到真相的事情，却不管怎么大费周章也找不到答案。

不管你知不知道，它都不会改变，这就是真相。如果恐龙真的是蓝色的，那么它们就是蓝色的；如果它们是棕色的，不管人们的认识有没有偏差，那么它们就是棕色的。



第二章 黛特

从我记事开始,我就知道一件事,我没有爸爸,只有妈妈和本纳黛特(简称本妮),可对我来说,这已经足够了。本妮一开始只是我们的邻居,自从她遇到我们母女,她的生活就完全变了模样。妈妈会用她自己的方式来爱我,可因为脑子出了问题,她没有能力照顾我。本妮是这么跟我解释的,她说妈妈就像是一台坏机器。

“所有基本的零件都在,海带,从外表上看,她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,可其实里面有许多零件要么变形了,要么遗失了,没了这些零件,她就没法‘正常运转’。”

妈妈永远都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

本妮是懂妈妈的,她知道怎么跟她说话,怎么教她基本生活技能。她会让妈妈反反复复地做一件事,直到她学会为

止。就这样，她教会了妈妈使用电动开罐器。几周内，她买回好多猫罐头，一个又一个地在妈妈面前打开。

“看着我，宝贝，抬起来，把罐头放在底下，按下去，咔嗒一响就好了。”

没过多久，妈妈就开始跟着本妮的动作重复这些话。虽然她不能跟着复述完，可这一套动作快做完时，她会摇晃着脑袋，跟着一起说“好了”。又过了一阵子，本妮开始让妈妈自己做。一开始，妈妈记不住，把整套动作的顺序都弄混了，可本妮在一旁陪她做，温柔地鼓励她。终于有一天，妈妈会自己开罐头了。

“好了。”

我不知道她俩谁会为此更加高兴。

从那以后，妈妈开始着了魔似的开罐头，不管是汤罐头、猫罐头还是金枪鱼罐头。只要是她能找着的罐头，她就非要打开。后来，我和本妮不得不把妈妈可能见到的罐头都藏得高高的，或者藏到本妮的家里，因为妈妈只要一看到罐头就会打开它，不管你当时需不需要里边的东西。

本妮的房间就在我们家隔壁。在这座公寓刚建成的时候，所有房间都是连在一起的，就像一个大套房一样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我家和本妮家当中有一扇门。有了这扇门，本妮来我家就跟在自己家一样方便，这对妈妈和我来说实在是



再幸运不过的事，因为本妮有“A.P.”。

本妮第一次把这种病解释给我听时，我还以为她说的是长毛恐惧症(Angora Phobia)。我家客厅的桌子上有一本大字典，我在字典里查了查“A.P.”，上面说“A”是“安哥拉长毛动物”这个单词的首字母(比如山羊、兔子之类的)，而“P”是“恐惧症”这个单词的首字母。我不大确定这个词组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可据本妮所说，它是指一种不敢从自己家走出去的病症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本妮说的是陌生环境恐惧症(Angora—phobia)，不是长毛恐惧症。可不管我明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，本妮不敢出门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。永远不会。她不能出门，只要她踏出家门一步，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。本妮从没告诉我到底会发生什么，可我从她说这话的眼神知道，那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事。

本妮很喜欢读书，她的鼻尖总是凑在书上。要是看书时被别的什么事情所打扰，她会急急忙忙地做一个记号，等忙完后再继续看。

“你知道鸵鸟的眼睛比它的脑子还大吗，海带？”

本妮总是会把自己在书上看到的趣事说给我听，有时她也会告诉我一些关于灌溉用的沟渠的无聊知识。不过要是她恰好在读一本关于非洲的书，她一定会这么说：“大象是唯一

一种无法蹦跳的四条腿动物。”

从我记事起，本妮每晚都会给我讲睡前故事，直到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妈妈也会加入进来，听她讲故事。

她给我读过《夏洛的网》、《小王子》、一部分《圣经》，还有《禅学》。她还以我能听懂的方式把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讲给我听，故事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俩都哭了。她还给我读过两遍《希腊神话》，讲过南茜·朱尔的系列侦探小说、甘地的传记以及《小房子》系列图书。本妮和我都不能走出屋子，可我们每晚都会在书的世界里探险，有时戴着碎花小帽在马背上飞驰，有时在幽暗的岩洞里穿行，有时爬上蜿蜒的楼梯进入神秘的钟楼。

任何我想知道的东西都可以在本妮那里得到解答，她是一位好老师。当她向我解释某些事物的时候，它们就会像利箭一样深深射进我脑子里，再也拔不出来。她会向我解释北极暴风雪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还会告诉我交叉授粉的过程。我全神贯注地听着，仿佛被迎面而来的北极寒风吹得直哆嗦，又仿佛骑着一只黄蜂飞向金鱼草丛。在用词方面，没人比本妮厉害。在本妮那里，人们常说的“跑”字有了更生动丰富的表述，它变成“掠过”和“拼命逃走”。“哭喊”也变成了“哀号”。本妮的词汇量丰富极了，假如她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，就会现编一个。比如说妈妈沮丧时会抓自



己的脸，下巴还不停地动来动去，这个时候，本妮就会说：“瞧你妈妈，她在做‘皇家皱纹’呢，海带。”

我第一次听她这么说的时侯，还以为“皇家皱纹”是一种好吃的布丁呢。可当妈妈做起这个动作，你休想真的得到一个顶上放颗红樱桃的奶油布丁。妈妈这么做，只是因为本妮又要教她什么新技能了。本妮教给妈妈的都是她能够学会的事情，比如说开罐头，然而有些事情不管本妮怎么教，妈妈就是学不会，比如说系鞋带。

“放在这儿，打个弯，拉紧，绕个圈，放在这儿，打个弯，拉紧，好了。”

夸张地说，仅仅这句话，我就听本妮说了不下百万次。每次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，耳边就会不由自主地响起这句话，因为她就是这么教我的。可妈妈却怎么也学不会，试了几次以后，她开始拼命地拿头撞桌子，并且大叫着：“完了！完了！完了！”直到本妮弯下腰来替她系好，她才会安静下来。

本妮并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，只是她明白有些我们看来很简单的事情，妈妈可能一辈子也学不会。所以她给妈妈买的鞋都是一脚蹬式的。

我爱我的妈妈，我知道她也爱我，可要是我们没有本妮，日子早就一团糟了。妈妈什么也不知道，她不知道怎么数数、怎么看时间，也不知道怎么用钱和电话。她只认识一种颜色，

那就是蓝色。虽然她认识一些字母,比如 S 和 H,可她不会发音,就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说。

在我五岁的时候,本妮开始教我读书写字。她说我那时活像一只鸭子,这真是个奇怪的比喻。我从没听说过鸭子还会读书的,可要是本妮说有这么一只鸭子,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,因为她知道我想知道的一切。后来,当我准备离开雷诺去寻找那个四字单词,才发现其实人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他们刚好知道的事情,除此以外,他们可能一无所知。



第三章 你好

妈妈从没工作过，本妮也是。我是家里唯一一个有工作的人。在我九岁的时候，住在六楼的丘达柯夫一家开始请我照看他们家的双胞胎，一星期去两次，每次两小时。丘达柯夫太太教住在附近的孩子们拉小提琴，我就帮她照顾孩子，一小时可以挣两块五毛钱，一周可以挣十块。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不小的数目，可要让我妈妈过上充裕的生活，这笔钱还远远不够。

每个月本妮都会准时收到来自煤气公司、电力公司、电话公司及房东的账单，可我和妈妈却从没收到过。我们家没安电话，不过我们的公寓还算体面，有两个卧室，还有暖气和电供应，就跟普通人家里没什么两样，只是我们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。

“要是我和妈妈什么钱都不付，算不算偷东西呀？”有一天，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疑惑去问本妮。

“嗯，我猜有些人会这么想吧，可我并不这么认为，海蒂。有些人错失了人生中的种种机会，最后只能睡在大街上。你和妈妈只是比这些人运气好点，住到了好一点的地方。”

本妮是第一个发现我的好运气的人。那时我们在玩一种“记忆”游戏。要玩这个游戏，首先得准备一些绘有图案的小卡片，然后再把这些卡片的顺序打乱，图案向下扣在桌面上。游戏的玩法是依次掀开两张卡片，然后找到图案相同的那两张。本妮本打算用这个游戏来测试我的记忆力，因为我需要回忆起上一次看到的绘有小猫或雨伞的卡片的位置，只有这样才能将两张图案相同的卡片接连翻过来。可对我来说，玩这个游戏根本用不上什么记忆力。

第一把，我翻开了最中间的那张卡片，上面画着一只黄色的鸭子，接着我并没多想，就翻开了左上角的那张卡片，上面同样画着一只黄色的鸭子。

“你真走运！”本妮感叹道。

接下来的二十把，我想都没想，竟然全都猜中了。这游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，我甚至都不用片刻的犹豫，就可以找到两张一模一样的卡片。

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，海蒂？”本妮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些卡



片问道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。于是本妮把那些卡片的顺序打乱了，图案朝下放好，让我再猜。这一次，我又全都猜对了。

“难道你趁我不注意耍了什么花招吗？”本妮说。

事实上，我并不精通什么通灵的法术，也不能预知未来，更不能同死人说话。游戏结束后，本妮将这些异能一一测试了一遍，可我一个也做不到。我只得不断地向本妮解释，我之所以能够全猜对，并不是因为我有一双透视眼，我也没有什么超能力，有的只是好运气罢了。

我知道，有个地方，我的好运气可以派上用场，那就是转角的那家苏德思·杜德思自动洗衣店。那家店的厕所附近有一台博彩机，我一直都很想去玩。虽然本妮不喜欢我去那里，但我总是时不时就得去一趟，因为看孩子挣的钱只够去杂货店购买生活必需品。

要是本妮、妈妈还有我都在沙漠里快要渴死了，本妮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最后一滴水让我们喝，可说到钱，她自己都只能勉强维持生活，就更不可能援助我们母女了。在我和妈妈来到雷诺之前，本妮和她爸爸住在一起。在她爸爸七十五岁生日的那天晚上，他们一起出去吃了顿晚饭。她爸爸当时吃了一个三明治、两片黄蛋糕，然后在回家的

路上心脏病突发去世了。我过去常常觉得我和本妮有某种相似之处,比如说我俩都没有爸爸,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有很大的区别。我一点也不想念我的爸爸,我从没见过他,也不知道他的名字,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他。可本妮很想念她爸爸,在他去世后,她就得了陌生环境恐惧症。

本妮的爸爸给她留下一笔钱,虽然数目并不大,可足够支撑她的生活。本妮把这些钱存在银行里,她把这笔钱叫作储备金。当我们需要钱买食物,或者买些平时不常买的东西,比如吸尘器的一个零件,我就会去洗衣店的博彩机玩上几把,然后拿赢来的钱去买这些东西。

“你知道我有多么讨厌你去那儿,可你没有滥用自己的天赋,海蒂,我想上帝会原谅你的,我不觉得你去玩游戏机是一种罪过。”每次我去那家洗衣店的时候,本妮总会在我耳边念叨这几句话。“这真的不是长久之计。要是我利用你玩这个来赚钱,那么用不了多久,我一定会遭天打雷劈的。”

本妮说这话时,我并不太明白她所说的“滥用自己的天赋”是什么意思。在雷诺,未成年人赌博是违法的,可我知道怎么掩饰自己。我的个子比同龄的孩子高,本妮很矮,所以她的大部分衣服鞋子我都穿得了。

本妮的许多衣服都很旧了,而且还褪了色,上面钉着不相配的扣子,缝着拉链。衣服的褶边上钉的是订书针,因为这

